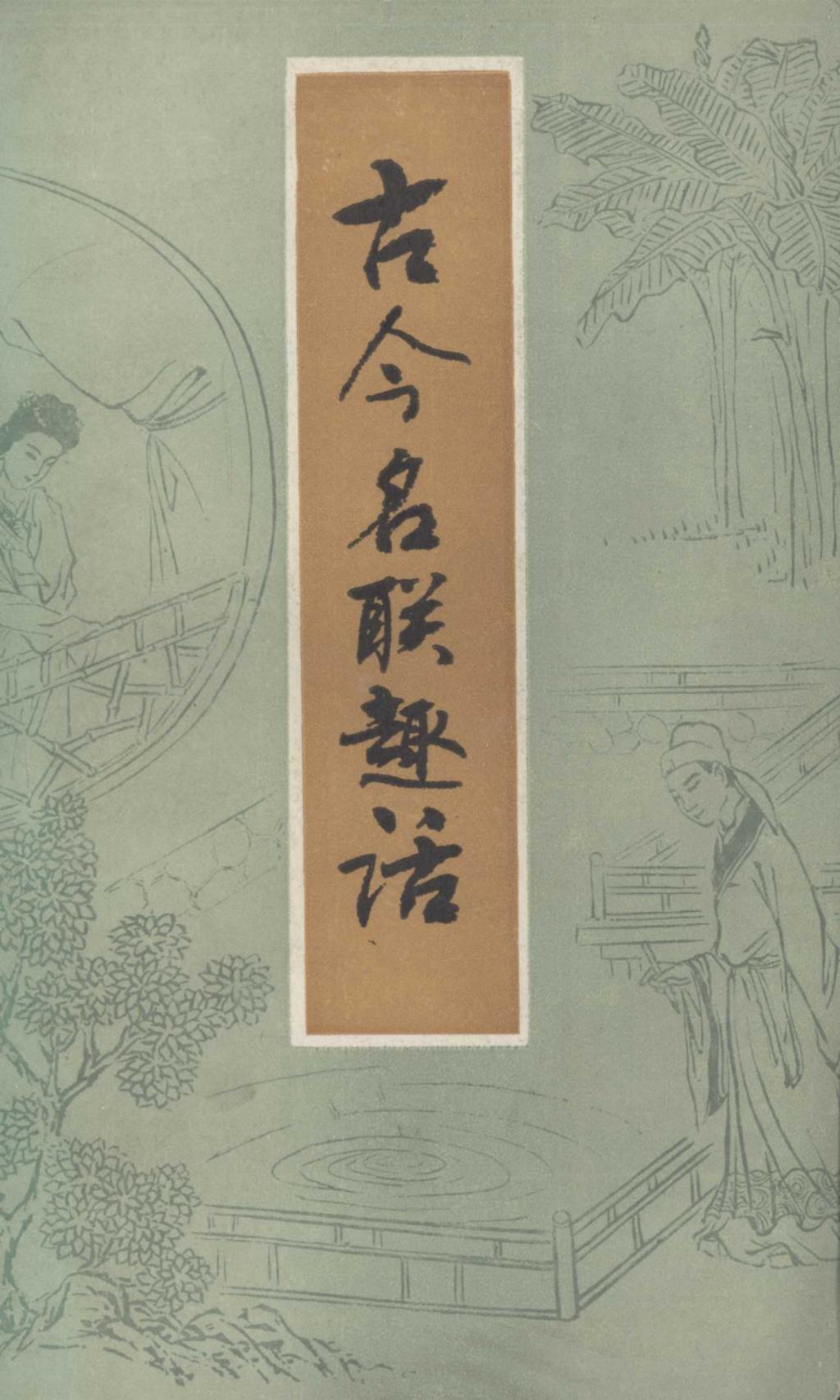


古今名联趣话



古今名联趣话

梁石编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海滨  
封面设计：王祖珍  
封面题签：李延沛

## 古今名联趣话

Gulin Minglian Quhua

梁 石 编著

---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佳木斯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86·印张 8 16/18·插页 3·字数 168,000  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12,024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93·736

定价：1.55 元

对联，是中华民族的国粹，是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。它源远流长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风格独特，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。对联以其独特的魅力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，被誉为“中国的文学之花”。对联，是中华民族的国粹，是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。它源远流长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风格独特，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。对联以其独特的魅力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，被誉为“中国的文学之花”。

对联，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。它在传统文学的绚丽系列中，别具一格。

对联的特色是：删繁就简，创异标新；短小精悍，寓意颇深。可谓：凝练活泼，雅俗共赏。

汉语汉文的特点是：一语一义，一义一音，一音一字；而且，一个个字，各占一格，方方正正，笔画有序，整整齐齐，清清楚楚，音节分明，音调匀称，有短有长，有平有仄。因此，汉语汉文，就能造成：字形、字音、字义，乃至词性，都能两两相对、整齐优美，即我们要谈的对句或对联。因此，在我们日常用语之中，就常常有上下相对偶的词组和句子。比如：“三长两短”、“七上八下”、“里里外外一把手”、“明明白白一句话”、“三言两语”、“七嘴八舌”、“五花八门”、“十拿九稳”。

在熟语、成语、谚语、格言之中，对偶语句也不少。例如：“尸位素餐”、“贪赃枉法”、“祸国殃民”、“时来运转”、“柳暗花明”、“一箭双雕”、“事半功倍”、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、“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”、“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”、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

## 序

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家之计在于和，一生之计在于勤”。

在我国上古的古籍中，我们也能看到数千年前的对偶语句。例如，《易经·系辞》（西周文王所作）曰：“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”八卦，就是两两相对的四组对偶整齐的符号（☰、☷；☲、☱；☵、☲；☶、☱）。

又如，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，也已有对偶句子：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嘤嘤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，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（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第一章》）

两汉三国时期的诗歌中，也有一些对偶句子。比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：“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。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。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”

到了南北朝，尤其是六朝，从散文中发展出了和它相异的“骈文”（讲究对偶句的韵文）。骈，即并列对偶之意。骈体文，全篇以双句为主，双句文字皆两两相对。清人李兆洛编《骈体文抄》序文说：“自秦迄隋，文体递变，而无异名，自唐以来，始有古文之目，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。而为其学者，亦自以为与古人殊路：既歧奇（单）与偶为二（分散文与韵文为二类），而于偶（骈文）之中，又歧（分为）六朝与唐与宋为三（体）。”例如，名著《文心雕龙》中名文《滕王阁序》：“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，星分翼

“珠联璧合，地接衡庐。”“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。”“虹销雨霁，彩彻云衢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！”

以上，都只是对句，还不是对联。真正的对联，我认为开始于唐初，而且成熟于武则天执政时期。

众所周知，千余年间，唐诗特别享有盛名。唐诗有什么特色和优点呢？

唐朝，是中国历史上鼎盛隆兴的封建王朝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、最繁荣、最文明的国家。

生活在这个强盛王朝的诗人们，在诗歌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。概括说来，就是：第一、发展了古风（唐代以前的诗歌，包括乐府）。唐人的古风水平超出了前人。第二、创造了格律诗（五、七言律诗与绝句）。第三、到了中唐，又创造了词（长短句）。

律诗比起古风来，有其特色：一、每句字数只限于五字或七字；二、每首必须八句；三、韵脚四个或五个，不能换韵，必须一韵到底；四、全首音调（平仄）主要有两种格式，即规律；五、全首八句中的中间四句，应该写成两副工整而合于格式的对联。

对联者，乃字字相对，意思又上下关联也。只对不联，并非对联。例如：

树树皆秋色，  
山山唯落晖。

牧人驱犊返，  
猎马带禽归。

王绩《野望》

海内存知己，  
天涯若比邻。

王勃《送友诗》

迟迟白日晚；  
袅袅秋风生。

陈子昂《感遇》

火树银花合，  
星桥铁锁开。  
暗尘随马去，  
明月逐人来。  
游妓皆秋李，  
行歌尽落梅。

苏味道《正月十五夜》

云霞出海曙，  
梅柳渡江春。  
淑气催黄鸟，  
晴光转绿蘋。

杜审言《早春》

魂随南翥鸟，  
泪尽北枝花。  
山雨初含霁，  
江云欲变霞。

宋之问《度大庾岭》

九月寒砧催木叶，  
十年征戍忆辽阳。  
白浪河北音书断，  
丹凤城南秋夜长。

沈佺期《独不见》

均露均霜标胜壤，  
交风交雨列皇畿。  
万仞高岩藏日色，  
千寻幽洞浴云衣。

武则天《游平乐洞诗》

沈佺期、宋之间都是武则天执政时期的著名诗人，合称之为“沈宋”。他们和杜审言等，是律诗，也是对联的奠基人。

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曰：“魏建安后及江左，诗律屡变，至沈约、庾信，以音韵相婉附，屡对精密。及（宋）之问、沈佺期，又加靡丽。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，如锦绣成文，学者宗之，号为沈宋。”

元稹在一篇序文里也说：“沈宋之流，研练精切，  
稳顺声势（讲究平仄），谓之律诗。”他们先创作五言  
律诗，此时，七言律诗刚刚兴起。

截取律诗之一半的四句的格律诗，称为“截句”，  
后来袭用古代的“绝句”名称。同样要遵守格律，但  
不必用对句。

由此可见，对联是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对联  
随着律诗的出现与成熟，始创于唐初，完成于武则  
天执政时期。

古人把律诗里面应该对偶的中间四句，分别称  
为“颔联”（指第三、四两句），“颈联”（指第五、六  
两句）。其实，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对联。

所以，唐朝初期的诗人们，在文学发展史上，还  
有一个独特的贡献，即创造了对联。

律诗中，合乎格律的对联，后来发展成独立的  
对联。即，用左右相对称的两旬，作为门联或楹联（楹  
是殿堂或亭阁的柱子）。

唐朝后期，可能已出现楹联，但现在已无文献  
可考。最晚，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，确实已有楹联。

这里，让我先谈谈桃符：

古代，我国各民族各阶层都重视求福避凶，迎  
神驱鬼。古人认为桃木是吉祥之物，且有避邪驱鬼  
之功能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曰：“仲夏之月，万物方  
盛，日夏至，阴气萌作，恐物不茂。其礼，以朱  
索……以桃（木）印，长六寸，方（宽）三寸，

色弔艾如法，以施于门户，以止恶气。而于门上挂此种安在门户两侧的桃木板，古时又有仙木、桃板、桃印、桃符等名称。大在桃符上面，通常写吉祥的字句，称为题桃符。

晋人《齐书》云：“正月一日，作桃符著户，以名仙木，百鬼所畏。”《续事始》引《玉牸宝典》云：“元日造桃板著户，谓之仙木，百鬼畏之。”《荆楚岁时记》曰：“正月七日插桃符于鸡户旁，也能使百鬼畏之。又有些地方，在桃符上面，或写上或画上能降妖驱鬼的“神荼”与“郁垒”两神。这就是后世大门门板上的两位门神。

五代十国的后蜀，建都于今四川成都，即唐朝益州。后蜀宫中过年，已有在两块桃木板上书写表示庆贺的对联的习惯，称为“题桃符”。宋人张唐英撰《蜀梼杌》曰：“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，以其非工，自命笔题云：

新年纳余庆，

嘉节号长春。

二十四史中的《宋史·蜀志》中，也有同样记载。所以，后世文人皆认为后蜀主孟昶题的这副五字句对联，就是最早的春联及楹联了。

北宋王安石《元日》诗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看来，末句指的就是一年一换的春联。王安石《元

日》诗中写的，至少也是北宋都城汴京（今开封）的新年情景。王安石离孟昶不过几十年，这一时期，很可能在中原一些大城已有新年贴春联的风气，而不是由后蜀传来的。

春联到了明代，尤其清代，发展成为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新年景物。其时，对联这一艺术形式，不仅仅局限于春联了。私塾学馆，设对课；科举考试，也要以吟诗作对，考察其才。对联，就如同诗词一样，到处可见，随耳即闻。不仅才子佳人吟诗对句，就连庶民百姓也口拙对联。至今，有不少民间流传的对联故事，就足以证明。对联到了明清，已发展到高潮时期。这不能不与当时居于高位的帝王皇上有关：明太祖朱元璋、明成祖朱棣、清圣祖康熙、清高宗乾隆，在对联的发展史上是有贡献的。他们的贡献，就在于把中国这一独特的对联艺术，不仅普及推广到各个阶层、各种行业，乃至民间，而且提高到一个格式新、难度大、雅俗共赏的文学高度。《古今名联趣话》中的相当一部分篇幅，较系统地总结了这个时期的对联成就。

的确，对联到了明清，尤其是到了康、乾盛世，可以说，对联艺术发展到了炉火纯青、绝妙无瑕的高峰期。在此期间，涌现出了郑板桥、李渔、孙髯、曹雪芹、纪晓岚、蒋士铨、王尔烈、梁同书、翁方纲、李调元等对联名家。这一时期，以至后来的一些对联，堪称颇有文学价值的艺术珍品，并且以其

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，受到后世人们的推崇与喜爱。对联，尤其是对联中的巧对趣联，它们象一颗颗闪亮的珠宝，是我国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。它和我国的古典诗词一样，名正言顺地应该居位于文学的大雅之堂，与其他不同样式、不同风格、不同流派的文学艺术，竞相媲美！

梁石同志是位诗作者，与我相识不久，但又似乎神交已多。这大概是对联把我们的志趣与心境联在一起的缘故吧！梁石同志说：他爱诗，他爱画，他爱如诗如画的对联。在这种爱的驱使下，他用了六、七年的时间，一边努力学习，一边悉心研究，一边创作对联（书中有的对联是他撰写和修改的），一边赏析对联，从而，编成了《古今名联趣话》这本妙趣横生的对联读本，奉献给广大读者，使更多的人在品读欣赏中得到艺术的享受，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！

中国楹联学会顾问  
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罗元贞

一九八五年隆冬于山西大学

## 目 录

析字联	1
嵌字联	26
复字联	78
连环联	117
叠字联	125
改字联	131
谐音联	149
同韵联	162
异音联	178
问答联	182
回文联	189
巧意联	192
奇特联	252
求对联	254
附：	
古今春联选粹	262

## 析字联

析字联——撰联者从汉字的形体结构入手，或截一个字分拆数字；或将几个字合并一个字，形象新颖，多姿多态，拆并贴切自然，毫无斧凿之痕，读来颇有耳目一新之感。

鸿是江边鸟，

蚕为天下虫。

此联简捷明快，将左右结构的“鸿”字和上下结构的“蚕”字，分拆得一目了然。

宋代，苏小妹与其长兄苏东坡的好友佛印和尚，以对联形式开了个玩笑。苏小妹写的上联是：

人曾是僧，人弗能成佛；

佛印和尚看后，晓得这是苏小妹有意取笑于他，于是，提笔对一下联，反戈一击。联曰：

女卑为婢，女又可称奴。

苏东坡在一旁看了，连声称妙！

一天，诗人黄庭坚应邀到苏东坡住所，苏东坡

随即出门迎接。这时，苏小妹正在窗前捉虱子。一见长兄和黄庭坚迎面而来，脱口出对戏道：

长兄门外邀双月；

苏东坡笑对下联：

小妹窗前捉半风。

上联的“双月”，即“朋”字；下联的“半风”（繁体风），即“虱”字。

相传，宋徽宗（赵佶）曾为其爱妃筑了一座梳妆台，二人常到上面赏月玩乐。一天夜里，宋徽宗和贵妃娘娘又登上了梳妆台，抬头仰望，星光灿灿，明月皎皎，徽宗皇帝随口吟道：

二人土上坐；

贵妃娘娘虽是女流之辈，终归是官宦豪门出身，也懂几分文墨，思索了一阵，应声对道：

一月日边明。

这副对联，名为传说，实则大许是文人拟作。不仅对仗工整，并字准确，而且恰入其分地表明了二人的身份关系，堪称传世妙联！

看到“明”字，还有这样一副并字联：

日在东，月在西；天上生成明字；

女居左，子居右，世间配就好人。

宋朝有一个举子，名叫陈亚，字少卿，擅长作

诗，为人却非常滑稽。有一次，他与蔡君谟（字襄）在金山寺相会饮酒。二人喝得高兴时，蔡君谟在屏风上挥笔题一联，戏谑陈亚。陈亚也不是由人戏弄开心之士，随即夺过笔对一下联。二人看后，皆大笑不止。这副对联是：

陈亚有心终是恶，

蔡襄无口便成衰。

上联并字，下联拆字。对得十分工整，耐人寻味，只是相互挖苦，有失大雅。

明朝，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，不仅甚爱题联，而且好与人对句。一天，朱元璋微服出访，路遇一书生，遂问：“里居何地？”书生答道：“四川重庆府人氏。”朱元璋随即出一上联：

千里成重，重山、重水、重庆府。

吟完之后，又命书生对出下联。那书生发觉他的脸特别长，又如此喜好对联，猜想此人十有八九是当朝皇帝朱元璋，于是，恭声对道：

一人为大，大帮、大国、大明君。

还是这位明太祖朱元璋，在攻姑苏城时，他与武臣刘基题联以对。朱元璋先就“天口”二字出一上联：

天下口，天上口，志在吞吴；

刘基则以“人王”二字对了下联：

## 人中王，人边王，意图全任。

下面有副对联，拆字并字，自然得当。上联展示武士们驰骋疆场的战斗场面。下联则叙述了饶有风趣的儿女情长。联曰：

张长弓，骑奇马，单戈作战；（繁体战）

嫁家女，孕乃子，生男曰甥。

与此联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一副，不妨也拈来一读：

张长弓，骑奇马，单戈合战；（繁体战）

种重禾，犁利牛，十口为田。

明朝，江南才子唐伯虎与祝枝山二人相处莫逆，经常在一起，游山玩水，吟诗作对。一日，闻讯徐贞卿之妻生一贵子。唐伯虎即以此为题，口出上联：

半夜生孩，亥子二时难定；

上联不仅巧妙地点出生孩子的时间，而且独具匠心地将“孩”字拆为“子、亥”二字，叫人一时难以续对。在场的祝枝山思索片刻，手摇着扇子对道：

百年匹配，己酉两属相当。

你道这下联如何？不仅与上联对仗工整，意思吻合，而且，将“配”字别出心裁地拆成“己、酉”二生肖（蛇、鸡二属相），更胜一筹，妙绝！妙绝！

这里，又有十副与上面类似的对联。上联分拆